

匠者之有規矩不易之法也儒者之有教令不易之理也  
浸灌乎仁義中正之理以範乎準繩規矩之中要必自第  
子始程子曰人之幼也心知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  
曰陳於前使皆盈耳充腹若固有之後雖有讒說搖惑不  
能入也教弟子者可不豫哉達源方六歲先祖襟江公教  
之讀書於古人嘉言善行隨時指授稍長侍家大人講席  
督策益嚴凡掖之使進於善杜之使遠於惡者引據古今  
旁通互證不倦於口弱冠受業羅慎齋夫子凡十年通籍  
後蓋得聞大人長者緒論蓋其提撕警覺精微洞透勸戒

炯然此達源所夙夜秉承不敢放逸怠惰以自暴棄者也顧嘗竊念旣已備承父師之教獨不思推衍緒餘爲弟子誨乎况弟子之天性易漓歲月易逝乎爰撮舊聞往復告語引伸以暢其義曲喻以達其情援經以畊得失之幾證史以立是非之鑒辭歸畊顯意寓箴規所以獎勸而儆惕者略具於此乃類次爲十六卷士莫先於奮志氣而學問則擇執之功莫切於正身心而言語則榮辱之主修其彝倫族黨之誼謹其直諒便佞之閑嚴其禮教範圍之防辨其義利公私之界謙讓節儉善之修也驕惰奢侈惡之戒

也德備而才全體明而用適故以擴才識裕經濟終焉夫  
今日之弟子異曰之成材也棟梁宣廣廈之施舟楫致大  
川之用抑知天地山澤之氣旁礴鬱積發爲英奇大匠工  
師必正之以繩墨範之以規矩而後棟梁之施始著舟楫  
之用始彰材之成就夫豈易易吾故曰教弟子者不可以  
不豫也嗚呼導之則從禁之則止孰不樂其弟子之賢而  
慮其弟子之惡哉弟子苟鑒於是而知勉焉奮發果毅篤  
實踐履毋好奇毋自是毋畏難苟安以聖賢爲必可學以  
道德爲必可行時敏日新無少間斷其有不臻於德崇而

業廣者鮮矣道光十五年乙未正月雲閣胡達源序於京  
都寓齋

卷上

奮志氣 勤學問 正身心 慎言語

篤倫紀 睦族鄰 親君子 遠小人

卷下

明禮教 辨義利 崇謙讓 尚節儉

儆驕惰 戒奢侈 擴才識 裕經濟

弟子箴言卷上

奮志氣

蓋陽胡達源清甫

人當幼學之時卽具大人之事孟子曰尙志志於仁充其惻隱之心可以仁育萬物矣志於義充其羞惡之心可以義正萬民矣居仁由義體用已全此士之志也此士之事也此大人之事也

孟子養氣之說發前聖所未發浩然之氣至大而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也惟能直養無害則合乎道義以爲之助而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

矣人皆有是氣亦貴夫養之而已學聖人者當自此始  
知言養氣孟子絕大本領絕大學問朱子曰惟知言則有  
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  
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此孟  
子接引後學將一生得力處現身指點學者急須領取  
平旦之氣貞心自存當保養於萌蘖發生之際赤子之心  
大人不失惟擴充其純一無僞之天一則完其固有一則  
救其牿一大人固足尙矣若已至於牿則惟於夜氣清  
明之時實用其操存之力豈此幾希者遂不可以復哉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間者莫不興起聖人固百世之師也乃其興起者卽聖人之徒也有興起之志氣卽有興起之學問果毅奮發孜孜不已何患不到聖賢地步

富貴子弟易於驕淫苟能脫公紈綺氣習勉彊學問卓然樹立卽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子弟易於委靡苟能豎起寒酸脊梁灑落風塵卓然振拔卽孟子所謂貧賤不能移此兩種人擴而充之豈非大丈夫哉吾愛之敬之

或謂富貴子弟有所賴而樹立較貧賤子弟似爲稍易吾謂不然試觀世間多少富貴子弟怙侈性成自甘暴棄一蹶不能復振而大學問大經濟類皆起於貧賤何也有所賴者志氣蕩而易流無所賴者志氣困而易奮也故處富貴者如下峻坂之馬步步控勒庶免蹉跌處貧賤者如駕上灘之舟步步支撑庶免奔駛二者皆傑士也

告以義而欣然色喜者善心之所發也責以正而赧然色慙者恥心之所動也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此心一動踔厲風發勇往直前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便可

進於聖賢甚矣恥之於人大矣

責人之甘爲庸愚則怒教人之學爲聖賢則驚抑思吾人  
不學聖賢便是庸愚不可受庸愚之名而甘蹈庸愚之實  
何怒之有若自學聖賢之道卽便是聖賢之徒何驚之有  
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堯示以堯舜可爲又引成觀顏淵公  
明儀之言鼓其奮迅勇猛之氣有爲者亦若是豈欺我哉  
堯舜君民伊尹之志也克己復禮顏子之學也周子曰志  
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  
失於令名熊敬修先生曰志伊尹之所志當自一介始學

顏子之所學當自四勿始希賢之士宜於此實下工夫  
學者立志必要做第一等事必要做第一等人程子曰言  
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朱子曰看來這道理  
須是剛硬立得腳住方有所成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  
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慈善柔弱的終  
不濟事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怍則自然  
如此不在他求也按此言人必剛硬果決乃能肩荷得重  
大擔子要只在自反常直此道義之助剛大之本體也不

然只是血氣之強耳奚足貴哉

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須反覆思量見病痛起處勇猛奮發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此朱子爲學者特地提醒須知道勇猛奮發有沈舟破釜工夫一躍躍出便是超凡入聖境界

只從今日爲始隨時提撕隨處收拾隨物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按朱子只從今日爲始一語要人奮勵向前不可稍有等待而又隨時隨處隨物隨事皆有一段精神貫注更無鬆懈如此工夫何患不純

熟何患不光明

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須是謹言謹行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朱子之意謂學者志向以遠大爲歸工夫以切近爲要有切近處乃能有遠大處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何等志氣何等學問此橫渠先生擔荷斯道之言千載下讀之令人興起

修曰自修強曰自強是立心尋向上否暴曰自暴棄曰自

棄是甘心墮落下來全在自己主張總要學君子上達人無百年不衰之筋骸而有百年不衰之志氣血氣用事嗜欲梏亾則筋力易衰志氣清明義理充裕則精神自固故曰不學便老而衰恐嗜欲之牿亾也

物閒則蠹人閒則廢此身在家庭倫紀之事繫焉此身在天下民物之事繫焉爲閒人者卽廢人也此心安乎

貞固足以幹事具有全副精神精神生於志氣志氣奮乎道義

德之慧術之智皆從疢疾中奮發振起出來故經鍛鍊者

爲精金經磨礪者爲良士

頂天立地的人泛言之是戴高履厚之儔實言之有經天緯地之事三才者天地人切莫輕看此人字

每念程子大其心使開闊豈徒託之空言高望遠志而已乎後來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切實讀多方見得道理包羅規模宏遠心思便自開闊

朱子編輯小學又何以切近如此只爲聰明子弟不從小學培壅根基志氣浮蕩終鮮成就故步步引入規矩使他志定氣凝後來便是顛撲不破

父生之師教之君成之可以對君父師友而無慙愧之心  
其識趣何如其建樹何如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吾志乎君子所  
貴焉而已

見患難而避遇得失而動者其志氣先自靡也君子知命  
守義不爲害怵不爲利昏

計較者必趨於苟賤不廉之地圓熟者必流爲阿諛巧便  
之人君子大中至正以道義自處並以道義處人

東漢名節可以厲異惡退縮之風西晉清談適足長浮薄

卷二十一  
虛懷之習君子於名節有取焉  
腳根站定如磐石砥柱不可動搖眼界放開如黃鵠高舉  
見天地方員

諸葛武侯氣象甚大唐之陸宣公宋之范文正亦皆傑出  
之才當其草茅坐論器識闊遠一曰舉而措之裕如也窮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抱負豈偶然哉

爲一鄉不可少之人非必才高一鄉也爲天下不可少之  
人非必才高天下也有果銳之氣以運其才才無不用處  
卽才無不到處

范文正公作事必要盡其力曰爲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可見文正沈毅之氣

是非正天理剛三綱五常立清其大本大原庶幾君子之歸乎

剛則常伸於萬物之上慾則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此謝上蔡所以致慨也

志如大將氣如三軍大將指揮三軍雷動未有志奮而力不足者